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八十八回 武王白魚跳龍舟

詩曰：白魚吉兆喜非常，預肇周家應瑞昌。八百諸侯稱碩德，千年師帥頌匡襄。堂堂陣演三三疊，正正旗門六六行。時兩師臨民甚悅，成湯基業已消亡。

話說袁洪調兵往孟津駐紮，以阻諸侯咽喉。不表。

且說渾池縣張奎日夕望朝歌救兵，忽有報馬報入府來：「天子招了新元帥袁洪，調兵二萬駐紮孟津，以阻諸侯；未見發兵來救渾池。」張奎聞報大驚曰：「天子不發救兵，此城如何拒守！況前有周兵，後有孟津，四百諸侯前後合攻，此取敗之道。今反捨此不救，奈何？」忙與夫人高蘭英共議。夫人曰：「料吾二人也可阻住周兵。今袁洪拒住孟津，則南北諸侯也不能抄我之後。只打聽袁洪得勝，若破了南北二侯，我再與你去合兵共破周武，再無有不勝之理。俺們如今只設法守城，不要與周將對敵；待他糧盡兵疲，一戰成功，無有不克。此萬全之道也。」張奎心下狐疑不定。

且說子牙見渾池一個小縣，攻打不下，反陣亡了許多將官，納悶在中軍，暗暗點首嗟歎：「可憐這些扶主定國英雄，瀝膽披肝，止落得遺言在此，此身皆化為烏有！」子牙正在那裏傷悼，忽轅門官來報：「有一道童求見。」子牙傳令：「請來。」少時，只見一道童至帳下行禮曰：「弟子乃來龍山飛龍洞懼留孫的門人。因師兄土行孫在來龍山猛獸崖被張奎所害，家師已知應上天之數，這是救不得的；只是過渾池須有原故。家師特著弟子來此下書，師叔便知端的。」子牙接上書來，展開觀看，書曰：

「道末懼留孫致書於大元帥子牙公麾下：前者土行孫合該於猛獸崖死於張奎之手，理數難逃，貧道只有望崖垂泣而已，言之可勝長歎！今張奎善於守城，急切難下，但他數亦當終。子牙公不可遲誤，可令楊戩將貧道符印先在黃河岸邊，等楊任、韋護追趕至此擒之。取城只用哪吒、雷震子足矣。子牙公須是親自用調虎離山計，一戰成功。此去自然坦夷。只候封神之後，再圖會晤。不宣。」

子牙看罷書，打發童子回山。當日子牙傳令：「哪吒領令箭，雷震子領令箭前去，……如此而行。楊戩、楊任領東帖前去，……如此。韋護領東帖前去，……如此。」子牙俱吩咐出畢。至晚間，周營中砲響，三軍吶喊，殺奔城下而來。張奎急上城，設法守護，百計千方防禦，急切難下。子牙知張奎善於守城，且暫鳴金收兵。次日午未未初，請武王上帳相見：「今日請大王同老臣出營，看看渾池縣城池，好去攻取。」武王乃忠厚君子，隨應曰：「孤願往。」即時同子牙出營，至城下週圍看了。用手指曰：「大王若破此城，須用轟天大砲，方能攻打；此城一時可破也。」子牙與武王指畫攻城，只見渾池城上哨探士卒報與張奎：「啟老爺：姜子牙同一穿紅袍的在城下探看城池。」張奎聽報，即上城來看時，果是子牙同武王在城下，週圍指畫。張奎自思曰：「姜尚欺吾太甚！只因連日吾堅守此城，不與他會戰，他便欺我，至吾城下，肆行無忌，藐視吾無人物也。」隨下城與夫人曰：「你可用心堅守此城，待我出城走去殺來，以除大患。」夫人上城觀戰。張奎上馬拎刀，開了城門，一馬飛來，大呼曰：「姬發、姜尚！今日你命難逃也！」正是：

計就月中擒玉兔，謀成日裏捉金烏。

子牙同武王撥馬向西而走。張奎趕來，周營中一將也不出來接應，張奎放心趕來。看看趕有三里，只聽得金鼓齊鳴，砲聲響亮，三軍吶喊，震動天地，周營中大小將官齊出營來，殺奔城下。高蘭英在城上全裝甲冑守護城池，忽聽周營中又是砲響，不知其故。忽城上落下哪吒來，現三首八臂，腳踏風火輪，搖火尖鎗殺來。高蘭英急上馬，用雙刀抵住了哪吒。二人在城上不便爭持，高蘭英走馬下城，哪吒隨後趕來。雷震子又早展開二翅，飛上城來，使開黃金棍，把城上軍士打開，隨斬關落鎖，周兵進城。高蘭英見事不好，正欲取葫蘆放太陽神針，早已不及，被哪吒一乾坤圈，打中頂上，翻下馬來，又是一鎗，死於非命，早往封神臺去了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孤城死守為成湯，今日身亡實可傷。全節全忠名不朽，女中貞烈萬年揚。

話說雷震子、哪吒進了渾池縣，軍士見打死了主母，俱伏地請降。哪吒曰：「俱免汝死，候元帥來安民。」哪吒復向雷震子曰：「道兄且在城上拒住，吾還去接應師叔與武王，恐怕驚了主公。」雷震子曰：「道兄不可遲疑，當速行為是。」好哪吒！把風火輪登開，往正西上趕來。只見張奎正趕子牙有二里遠近，只聽得砲聲四起，喊聲大振，心下甚是驚疑，也不去趕子牙。子牙在後面大呼曰：「張奎！你渾池已失，何不歸降？」張奎心慌，情知中計，勒轉馬望舊路而來；天色又黑，正遇哪吒現三首八臂迎來。哪吒大罵曰：「逆賊！你今日還不下馬受死，更待何時！」張奎大怒，搖刀直取。哪吒手中鎗急架相還。未及數合，哪吒復祭起九龍神火罩罩來。張奎知此術利害，把身子一扭，往地下去了。哪吒見張奎預先走了，因想起土行孫的光景，心上不覺悲悼，往前來迎武王。張奎急走至城下，見雷震子立於城上，知城池已陷，夫人不知存亡，自思：「不若往朝歌，與袁洪合兵一處，再作道理。」話說哪吒上前迎接武王與子牙，一同回渾池縣來，將大軍進城屯紮，又將城上將首級收殮，設祭祀之，仍於高阜處安葬。不表。只見張奎全裝甲冑，縱地行之術，往黃河大道而走，如風一般，飛雲掣電而來。話說楊任遠遠望見張奎從地底下來了，楊任知會韋護曰：「道兄，張奎來了。你須是仔細些，不要走了他。你看我手往那裏指，你就往那邊祭降魔杵鎮之。」韋護曰：「謹領尊命。」再說張奎正走，遠遠看見楊任騎雲霞獸，手心裏那兩隻神光射耀往下看地，大呼曰：「張奎不要走！今日你難逃此厄也！」張奎聽得，魂不附體，不敢停滯，縱著地行法：「刷」的一聲，須臾就走有一千五百里遠。楊任在地上催著雲霞獸，緊緊追趕。韋護在上頭只看著楊任；楊任只看著張奎在地底下；如今三處看著，好趕！正是：

上邊韋護觀楊任，楊任生追「七殺神」。

話說張奎在地下見楊任緊緊跟隨在他頭上：如張奎往左，楊任也往左邊來趕；張奎往右，楊任也往右邊來趕。張奎無法，只是往前飛走。看著行至黃河岸邊，前有楊戩奉東帖在黃河岸邊專等楊任。只見遠遠楊任追趕來了，楊任也看見了楊戩，乃大呼曰：「楊道兄！張奎來了！」楊戩聽得，忙將三昧火燒了懼留孫指地成鋼的符篆，立在黃河岸邊。張奎正行，方至黃河，只見四處如同鐵桶一般，半步莫動，左撞左不能通，右撞右不能通，撤身回來，後面猶如鐵壁。張奎正慌忙無措，楊任用手往下一指；半空中韋護把降魔杵往下打來。此寶乃鎮壓邪魔護三教大法之物，可憐張奎怎禁得起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金光一道起空中，五彩雲霞協用功。鬼怪逢時皆絕跡，邪魔遇此盡成空。皈依三教稱慈善，鎮壓諸天護法雄。今日黃河除「七殺」，千年英氣貫長虹。

話說韋護祭起降魔杵，把張奎打成齏粉，——靈也往封神臺去了。三位門人得勝，齊來見子牙，備言打死張奎，追趕至黃河之事，說了一遍。子牙大喜，在渾池縣住了數日，擇日起兵。

那日，整頓人馬，離了渾池縣，前往黃河而來。時近隆冬天氣，眾將官重重鐵鎧，疊疊征衣，寒氣甚勝。怎見得好冷，有讚為證：

重衾無暖氣，袖手似揣冰。敗葉垂霜蕊，蒼松掛凍鈴。地裂因寒甚，池平為水凝。魚舟空釣線，仙觀沒人行。樵子愁柴少，王孫喜炭增。征人鬚似鐵，詩客筆如零。皮襖猶嫌薄，貂裘尚恨輕。蒲團僵老衲，紙帳旅魂驚。莫訝寒威重，兵行令若霆。

話說子牙人馬來至黃河，左右報知中軍。子牙吩咐：「借辦民舟。」每隻俱有工食銀五錢，併不白用民船一隻，萬民樂業，無不歡呼感德，真所謂「時雨之師」。子牙傳令，另備龍舟一雙，裝載武王。子牙與武王駕坐中艙，左右鼓棹，向中流進發。只聽得黃河內潑浪滔天，風聲大作，把武王龍舟泊在浪裏顛播。武王曰：「相父，此舟為何這樣掀播？」子牙曰：「黃河水急，平昔浪發，也是不小的；況今日有風，又是龍舟，故此顛播。」武王曰：「推開艙門，俟孤看一看，何如？」子牙同武王推艙一看，好大

浪！怎見得黃河疊浪千層，有詩為證：

洋洋光侵月，浩浩影浮天。靈派吞華嶽，長流貫百川。千層凶浪滾，萬疊峻波顛，岸口無漁火，沙頭有鷺眠。茫茫渾似海，一望更無邊。

話說武王一見黃河，白浪滔天，一望無際，嚇得面如土色。那龍舟只在浪裏，或上、或下。忽然有一旋窩，水勢分開，一聲響亮，有一尾白魚跳在船艙裏來，就把武王嚇了一跳。那魚在舟中，左迸右跳，跳有四五尺高。武王問子牙曰：「此魚入舟，主何吉凶？」子牙曰：「恭喜大王！賀喜大王！魚入王舟者，主紂王該滅，周室當興，正應大王繼湯而有天下也。」子牙傳令：「命庖人將此魚烹來，與大王享之。」武王曰：「不可。」仍命擲之河中。子牙曰：「既入王舟，豈可捨此，正謂『天賜不取，反受其咎』，理宜食之，不可輕棄。」左右領子牙令，速命庖人烹來。不一時獻上，子牙命賜諸將。少頃，風恬浪靜，龍舟已渡黃河。

只見四百諸侯知周兵已至，打點前來迎接武王。子牙知武王乃仁德之主，豈肯欺君；恐眾諸侯尊稱武王，以致中餒，則大事去矣。須是預先吩咐過，然後相見，庶幾不露出圭角；俟破紂之後，再作區處。乃對武王曰：「今舟雖抵岸，大王還在舟中，俟老臣先上岸，陳設器械，嚴整軍威，以示武於諸侯，立定營柵，然後來請大王。」武王曰：「聽憑相父設施。」子牙先上了岸，率大隊人馬至孟津，立下營寨。眾諸侯齊至中軍，來見子牙。子牙迎接上帳，相敘禮畢，子牙曰：「列位君侯見武王不必深言其伐君弔民之故，只以觀政於商為辭，俟破紂之後，再作商議。」眾諸侯大喜，俱依子牙之言。子牙令軍政官與哪吒、楊戩前去迎請武王。後面又有西方二百諸侯隨後過黃河，同武王車駕而進。真個是天下諸侯會合，自是不同。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今日諸侯會孟津，紛紛殺氣滿江塵。旌旗向日飛龍鳳，劍戟迎霜泣鬼神。

士卒起歌化日，軍民濟慶慶仁人。應知世運當亨泰，四海謳吟總是春。

且說武王同西方二百諸侯來至孟津大營，探馬報入中軍帳，子牙率領南、北二方四百諸侯，又有數百小諸侯，齊來迎接。武王逕進中軍。先有：

南伯侯鄂順、
東南揚侯鍾志明、
北伯侯崇應鸞、
西南豫州侯姚楚亮、
左伯宗智明、
東北兗州侯彭祖壽、
遠伯常信仁、
夷門伯武高達、
邠州伯丁建吉、
右伯姚庶良、
近伯曹宗、

眾諸侯進營，只有東伯侯姜文煥未曾進遊魂關，乃序武王上帳。武王不肯，彼此固遜多時，武王同眾諸侯交相下拜。天下諸侯俯伏曰：「今大王大駕特臨此地，使眾諸侯得睹天顏，仰觀威德，早救民於水火之中，天下幸甚！萬民幸甚！」武王深自謙讓曰：「予小子發，嗣位先生，孤德寡聞，惟恐有負前烈；謬蒙天下諸侯傳檄相邀，特拜相父東會列位賢侯，觀政於商。若曰予小子冒昧興師，則予豈敢，惟望列位賢侯教之！」內有豫州侯姚楚亮對曰：「紂王無道，殺妻誅子，焚炙忠良，殺戮大臣，沉湎酒色，弗敬上天，郊廟下祀，播棄黎老，昵比罪人。皇天震怒，絕命於商。予等奉大王恭行天之罰，伐罪弔民，拯萬姓於水火，正應天順人之舉，泄人神之憤，天下無不感悅。若予等與大王坐視不理，厥罪惟均，望大王裁之。」武王曰：「紂王雖不行正道，俱臣下蔽惑之耳。今只觀政於商，擒其嬖倖，令人君加改其敝政，則天下自平矣。」彭祖壽曰：「天命靡常，惟有德者居之。昔堯有天下，因其子不肖，而禪位於舜。舜有天下，亦因其子之不肖，而禪位於禹。禹之子賢，能承繼父業，於是相傳至桀而德衰，暴虐夏政，天人怨之；故湯得行天之罰，放桀於南巢，伐夏而有天下。賢聖之君六七作，至於紂，罪惡貫盈，毀棄善政，戕賊不道，皇天震怒，降災於商，爰命大王以伐殷湯，大王幸毋固辭，以灰諸侯之心。」武王謙讓未遑。子牙曰：「列位賢侯，今日亦非商議正事之時，俟至商郊，再有說話。」眾諸侯僉曰：「丞相之言是也。」武王命營中治酒，大宴諸侯。不表。

且說袁洪在營中，只見報馬啟曰：「今有武王兵至孟津下寨，大會諸侯，請元帥定奪。」殷破敗聽得，忙上前言曰：「周武乃天下叛逆元首，自興兵至此，所在獲捷；軍威甚銳，元帥不可輕忽，務要嚴兵以待。」袁洪曰：「參軍之言固善，料姜尚不過一礮溪村夫，有何本領，此皆諸關將士不用心，以致彼僥倖成功。參軍放心，看吾一陣令他片甲不回。」次日，子牙陞帳，眾諸侯上帳參見，有夷門伯武高達言曰：「啟元帥：諸侯六百駐兵於此，俱未敢擅於用兵，止在此拒住，只候武王大駕來臨，以憑裁奪。今日若不先擒袁洪，則匹夫尚自逞強，猶不知天吏之不可戰也。望元帥早賜施行。」子牙曰：「賢侯之言甚善。吾必先下戰書，然後會兵孟津，方可以示天下之惡惟天下之德可以克之。」眾皆大喜。子牙忙修書，差楊戩往湯營內來下戰書。楊戩領命，往成湯營前下馬，大呼曰：「奉姜元帥將令，來下戰書！」探事小校報與中軍，袁洪聽得周營來下戰書，忙命左右：「令來。」只見軍政官來至營門，令楊戩進見。楊戩至中軍帳見袁洪，呈上戰書。袁洪觀看畢，乃曰：「吾不修回書，約定明日會兵了。」楊戩回至中軍，見子牙，言明日會兵。子牙傳令與眾諸侯：「明早會兵。」俱各各準備去了。次日，周營砲響，子牙調出大隊人馬，有六百諸侯齊出，當中是子牙人馬，俱是大紅旗；左是南伯侯鄂順，右是北伯侯崇應鸞，盡是五色旛幢，真若盔山甲海，威勢如彪，英雄似虎。布成陣勢，三軍吶喊，衝至軍前，哨馬報與袁洪，袁洪與眾將出營觀看子牙大兵隊伍，只見天下諸侯鴈翅排開，分於左右，當中是元帥姜尚，左有鄂順，右有崇應鸞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諸侯共計破朝歌，正是神仙遇劫魔。百萬雄師興宇宙，奇功立在孟津河。

姜尚東征除虐政，諸侯拱手尊號令。妖氛滾滾各爭先，楊戩梅山收七聖。

話說袁洪在馬上見姜子牙身穿道服，乘四不相，來至軍前，左右排列有眾位門人，次後武王乘逍遙馬，南北分列眾位諸侯。只見袁洪銀盔素鎧，坐下白馬，使一條寶鐵棍，擔在鞍轡，英雄凜凜。怎見得袁洪好處，有讚為證：

銀盔素鎧，纓絡紅凝。左插狼牙箭，右懸寶劍鋒。橫擔寶鐵棍。白馬似神行。幼長梅山下，成功古洞中。曾受陰陽訣，又得天地靈。善能多變化，玄妙似人形。梅山稱第一，保紂滅周兵。

話說子牙向前問曰：「來者莫非成湯元帥袁洪麼？」袁洪曰：「你可就是姜尚？」子牙曰：「吾乃奉天征討掃蕩成湯天保大元帥。今天下歸周，商紂無道，天下離心離德，只在旦夕受縛，料你一杯之水，安能救車薪之火哉！汝若早早倒戈納降，尚待汝以不死；如若不肯，旦夕一朝兵敗，玉石俱焚，雖欲求其獨生，何可及哉。休得執迷，徒勞伊戚。」袁洪笑曰：「姜尚，你只知礮溪捕魚，水有深淺，今幸而五關無有將才，讓你深入重地，你敢於巧言令色，惑吾眾聽耶！」回顧左右先行曰：「誰與吾拿此鄙夫，以泄天下之憤？」傍有一人大呼曰：「元帥放心，待我成功！」走馬飛臨陣前，搖手中鎗直取姜子牙。傍有右伯侯姚庶良縱馬搖手中斧，大呼曰：「匹夫慢來，有吾在此！」也不答話，兩馬相交，鎗斧併舉，一場大戰。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征雲蕩蕩透虛空，劍戟兵戈擾攘中。今日姜公頭一戰，孟津血濺竹梢紅。

話說姚庶良手中斧轉換如飛，不知常昊乃是梅山一箇蛇精，姚庶良乃是真實本領，那裏知道，只要成功。常昊不覺敗下陣去，

姚庶良便催馬趕來。不知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